

过有机生活，那是件时尚的事！

本报记者 陈晓星 文/图



台北有机产品博览会上的稻草人指示牌

“有机”这个词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口中——“我请你去一家餐厅，是有机的，很棒。”“假期想找一家有机农场去走走”……有机，一端指农民使用有机肥料，不用或少用农药耕作；一端指消费者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，不在乎卖相，只在乎是否有农药残留。

当社会从吃饱进步到吃好后，发现“好”中埋藏种种弊端，农产品越来越高产，食物越来越漂亮，但农药残留、食品添加却入侵人的身体，土壤退化、空气污染、河川浑沌更让人惊醒：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，我们是否要改变了？

但改变尤其是让人不方便的改变是艰难的，台湾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广有机农业的概念，到现在才被生产者和消费者接受。现在，有机在台湾是一个时尚又赚钱的概念，除了农户、农场外，一些

大财团也加入有机产品的市场，带动有机食品多样化、高档化。

5月10日至13日，2013台北有机产品博览会举办，琳琅满目的各种有机食品、保健品品种多样，可满足人们的全部日常需求，而且就是普通的米、茶、蜂蜜、咖啡，有有机生产标志印在上面，也是不错的送人礼物。在各县市主题区，花莲以“天然纯净”为卖点，称自己推广无毒有机农产品最有条件，保证无毒农户都是采用传统耕作手法，全程不使用农药及化肥，他们展示的既有米、西瓜、咖啡这样的初级产品，也有深加工的山苦瓜茶、盒装牛奶和豆浆、养生粥。农业大县云林集合起8家有机农场的产品，像农村集市一样堆起地瓜、鲜菜、杂粮摊，最吸引主妇的目光；台中市推广有机酱油等调味品；宜兰县推广有机绿茶、有机竹笋……

除产品外，有机生产方式也在博览会上得到体现，在“植物工厂”，观众可以看到青菜在水和光照下，不受天候影响，零污染地生长。有机的概念自然带动素食、环保生活方式，博览会的素食商品区有让人“素食看”的魅力：果香蜜汁牛蒡、金玉南瓜、五行蔬果汁、素肉圆、月亮虾饼……环保生活体验馆教人认识各种环保标志，告诉人们环保的生活方式：食，选用当季蔬菜；衣，选用环保清洁剂；住，用省节能家电；行，搭公共交通和自备盥洗包……

当有机的生产端和消费端对接，有机生活才能得以确立，环保的概念才能真正落实。台湾有50年建成“无毒岛”的计划，从有机农户、农场开始，连片成有机乡、县，最终覆盖全岛。但有机农业对台湾来说相当有难度，因为四季湿热多雨，病虫害多发，如放弃最简便的农药除虫，劳动成本大大提高，产量反而下降。此时需要新的技术和替代农药的引入，台湾农业主管部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成立了试验农场，再由农场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团，指导农户有机栽培技术，并给有机农户提供贷款、有机肥、小型农机及温网室设施等各种优惠与补助，如产品检验合格，还按土地面积发放奖金，

吸引农户成为有机农，扩大有机田面积。

同时，主管部门为有机农拓展销售渠道，在大都市里开办农夫市集，建立网店，在超市设专柜，出台“农产品生产及验证管理法”，把有机生产与产品认证制度化。有机农产品大多实行履历制和认证制，如果消费者对所购商品有疑问，上“有机农业全球资讯网”，输入包装上的号码，可以看到农产品的生产者、包装者、运输者等信息，如有问题，可以逆向追查，厘清责任。

历经30年，在台湾，关于有机，概念已经推广，制度已经建立，生产已有规模，但在采访中仍然听到质疑的声音：“台湾有什么有机农业？那么贵的东西，我怎么相信真是有机的？有各种认证印章，谁知道是怎么盖上去的？”因此，一些社团成立了“合作社”，自己找产地找产品，实现田头到商店点对点的对接，合作社的有机农产品至少得到社团会员的认可，再带动周边消费。记者在台北市忠孝东路一个巷子里采访过一家合作社，店面朴素，品种不多，但肉、蛋、菜每一类产品区都标示此类商品应达到的残留、添加剂标准，一方面让消费者监督，另一方面普及了食品安全的知识。

由奢入俭难，有机对于当代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有“入俭”的不方便，放弃化肥农药和物丰价廉，麻烦费事，但目前这是保护水土和保障食品安全的必由之路。有机生产带动有机生活，最后还原有机生态，关系到人类的明天。

努力30年，虽然不尽理想，但毕竟今天的台湾，有机已经成为流行，过有机生活，那是件时尚的事！

一个城市的气质，在白天，也在夜晚。在台北，只要得空，傍晚时分，我都会去登山。这就是台北的妙处了。台北101大楼大陆游客都熟知，101位于信义区，信义区是台北市的市政中心，也是目前台北最重要的商业区。从101出发向东，步行大约20分钟，就会看到憨态可掬的象群雕塑，也就到了象山登山口。

信义区附近的虎山、豹山、狮山、象山，合称四兽山。此外，内湖附近还有五指山系、连接到新北市的有二格山系，当然还有阳明山系。这些山系，山山相连，自古就有往来商旅步行通道分布其间，后来，台北市政府又逐年修缮步道，加之山里绿树如茵、四季皆有美景，渐成台北人健身、休闲的好去处。山间步道也就成了台北人亲近自然的幽谧小径。

到登山口，草木馨香扑鼻，蝉鸣鸟语入耳，刚刚的车水马龙、霓虹喧嚣瞬间静止。傍晚时分登山，还有特别的妙处。象山不高，山顶海拔只有183米，慢慢走，大致20分钟，也就走到了山顶。山顶上的6块巨石是拍摄101的最佳点。如果时间算得精确，可以在这里一边平复微喘的气息，一边欣赏夕阳西下的美景。

台北城坐落于盆地之中，从山上俯瞰，万家灯火被包裹在或薄或厚的云层中。夕阳时分的云，色彩变幻，当天空从明亮的蓝色变成深沉的夜色，太阳也把云彩染成了最艳丽的一抹红色。这时候，101的轮廓仿佛是浮雕，悬挂在天幕。山脚下华灯初

象山之巅的夕景与月色

本报记者 李炜娜 文/图



上，又像是天幕中闪耀的点点繁星。这时候，轻轻拂面的风，仿佛夹带着饭菜的香味；这时候，隐约可辨的云，仿佛是袅袅升腾的炊烟；这时候，灯光闪烁的楼，仿佛也少了几分钢筋水泥的冰冷、多了几分亲情相依的温暖……

夕阳西下过后，便是台北的月光。月光里下山，也不觉得不安，登山步道两旁都有路灯，灯光柔和。月光里下山，也不觉孤单，登山步道上总会碰到上山或下山的，认识不认识的，大家都会招呼问候。比较昏暗或是苔藓丛生容易打滑的地方，也会有人善意提醒。

我曾经带着自家小朋友登象山，沿途碰到的人不仅打招呼，还都友善地称赞：“弟弟，你很棒哦！”我家小朋友才5岁，凭着这样一路称赞，也一路爬到了山顶。下山的时候，他用十分崇拜的语气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没有想到到台湾这么短时间，居然认识了这么多朋友，你太棒了！”我告诉我，这些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，都是第一次碰到，我们会有这样的交流是因为他们的热情和友善。我不确定，这样的解释，孩子可以理解多少，可是，如水的月光中，我看到了一张幸福洋溢的脸。



台北有机产品博览会上的有机农场展位

那些徘徊在去留之间的追梦人

屠薇如

《港漂十味》收录了10个内地青年在香港的故事。他们因缘分会来到香港读书、工作。初来时，他们带着对这个城市的既有印象，努力适应这个城市的守则。后来，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这个地方，一个充满自由的香港，一个可以遇到爱情、实现梦想、组建家庭的香港。

缪毅

十年后重拾梦想

1998年缪毅作为首批以赛马会奖学金来港读书的内地学生，原被上海复旦大学录取，后选择到香港城市大学就读，毕业后到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硕士，现在香港的一间律师事务所工作。但这份律师的事业并不顺遂，是缪毅走了10年的“坚持”曲线得来的。

早在内地报考大学时，缪毅的梦想就是法律专业，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都与法律失之交臂。在香港中文大学修读哲学硕士期间，他开始自学法律，初次参加中国国家司法考试，却以5分之差落榜。

但缪毅的法律梦想并未断，经历4年的销售经理生涯后，他又决定重拾律师梦，通过半年的“疯狂”备考过程，他终于以香港考区第二名的成绩通过了中国国家司法考试。

缪毅走出了自己事业发展的道路。10年虽长，但是值得。正如他所说：“每天醒来，能带着期待的心情去上班的人生是充实快乐的。”

能为梦想打拼的人总是幸福的。

刘硕

香港？北京？

1999年考入北京大学，但同时刘硕又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中大的面试通过后，她选择以赛马会奖学金就读香港中文大学，先后取得本科、硕士、博士学位，现为树仁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。

但刘硕目前多了个新的身份——妈妈。刘硕的宝宝9个月大，作为新手妈妈，她自言还在摸索阶段。父亲从小期望刘硕“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”，现在刘硕也将同样的话寄予自己的孩子。

“我现在谈规划孩子的教育还不太有信心，香港的学校规则我还不太懂，我最近才分清什么是‘直资学校’，因为这些相关的词语对我是完全陌生的。”

除了照顾孩子，对刘硕及其丈夫而言，4位远居在北京的父母是他们最大的牵挂。“父母不需要你赚多少钱，而是希望‘承欢膝下’。”但将父母接来香港，又不现实，“不想让他们在这个年纪重新适应一个新的社会制度。”随着父母年龄渐老，养老问题也摆在面前。

刘硕和丈夫也在思考：“迟一点会不会再回北京？”逐梦的过程总是会面临一些抉择。

赵宇捷

我为自己“打工”

于内地大学毕业后，赵宇捷在一间律师事务所做行政工作数年，领着不高不低的薪水，生活重复而平淡。在一成不变中，她萌生了“不安定”的冲动，她想改变这种轨迹式的生活。

两年前，她离开家乡成都，赴香港理工大学攻读硕士课程，毕业后她再次走到十字路口，回去？还是留港？

“平淡的现实被撕开了一个裂缝，里面黑洞洞的，但却



镜像台湾

面朝大海

台湾西南角的小琉球岛是个美丽的地方，岛上有一家“幸福民宿”，每年春暖花开的时节，总是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游客。他们在民宿庭院里的幸福树下，面朝大海写下自己的愿望。

本报记者 任成琦 撰

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。”短短的一年，或许还没有看够香港，或许不想跳回以前平淡的生活，赵宇捷决定一尝夙愿，留港开川菜餐馆。

从创业初期的摸索，到现在在餐馆经营已走上轨道，虽然艰辛不言而喻，但一路上赵宇捷所经历的香港没有两地矛盾，反而是温情。“隔壁杂货铺的老板给我九折优惠，茶餐厅老板帮我换零钱，还有大厦倒垃圾的大哥收我便宜的垃圾费。”

“我现在想开另一家分店。”赵宇捷就这样沿着这条创业路走下去。也许某一天，她又有新的想法，让她继续追寻另一个梦。而香港，这座狮子山下的城市，以前、现在、或者将来，最不缺少的就是逐梦的故事。